

魚鱗

徐活瑩著 現代書局印行

857.7
2839

991585

复旦大学图书馆

角 力

徐 活 螢 著



現 代 書 局

1929



FUDAN JFZ0000057995S 复旦图书馆

一九二九年八月廿日出版

1 — 1500 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我 兒 的 歷 史

(代自序)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夢裏也從未曾浮漾過這種幻想，地球之45度緯線上竟會有了我的足跡。

北部的河山早褪去她妍豔的霓裳，綿綿地雪華隨着連日的陰霾佈滿大地。鐵路旁的電炬在風雪中顫抖着，我感覺這是我生命之象徵——它不僅在白色的風雪中掙扎着餘生，而且還在以它微

【 1 】

弱的光鎔於黑暗中示人以用途啊！

L君在雪華飛颺的月台上剛說一聲“平安”，
車輪便蠕蠕地輾動了。

從窗口退了轉來，一個人便幽靈似的默默地
整理破褥，心裏祇磅礴着空虛孤寂和恐怖。

“關內關外報……”着綠衣的申內售物者抱着一大束報紙。“先生，買一份嗎？……”

“申報有嗎？”

“有，一毫子一份。”

許久未見南方的報紙，這份申報的廣告都幾乎被我閱遍了。在這中間，發現了一條能集中我全部注意力的廣告。

“啊，角力？！……”詫意和歡娛充滿着胸臆。
“是三年前的舊作了把？……”我的記憶力在反問着自己。

三年前淒苦的往事，又在腦際中展佈開來：

[2]

以後的狂潮將我從‘八股試帖詩’的故紙堆中蕩上新文化的彼岸。

聲將我從自然的懷抱中黃金的藝術的幻夢中震醒。

嘉陵江的寒流澆不熄內在的紅燄，巫峽的雲霧鎖不住‘從戎’的豪情！

——到廣東去！

內在陡起突變，情感幾乎變成化石！滿面淚痕的老母，愁眉深鎖的碧嫂，都以‘快刀斬亂麻’的鐵腕割斷一切柔腸情絲。抱着愛我如命的祖母的墳頭在墓艸上親了幾個沉痛的長吻，便瘋狂似的上了輪船，夢一般的浮出巫峽了。

踏上黃浦灘頭，正是‘五卅’後三月。

沒有完全抓着‘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意德沃羅基’的初上階級戰線的小有產者，是很容易為現實

的既成社會意識所動搖的，因之繁華的上海又將我捲入了浪漫的情窟。

原定的計劃是‘到廣東去’，然而因為無間朝夕地出入於脂粉隊裏，行囊漸告空乏了。直到發覺了自己是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厄運中的時候。剩的錢已微乎其微了。

一個傍晚的時分，二洋涇橋××大旅社的三樓的一個臨街房間內，有三個青年圍着棹子討論一個迫切的難題；愁鬱晦色在他們眉宇間浮漾。

“怎樣辦呢？……”

“祇有向家庭求救了——餓死我們都在一道！……”

“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搔着頭髮發表意見“問題的解決是怎樣能使我們這幾個人的團體減輕目前的日常生活費，不然不僅旅館費這樣堆集下去償還不清，而且你倆的經濟來源大

家都知道，是非常困難的。我的意思是趁現在大家剩下的錢集起來還夠你倆到廣東去；你倆就先去。我呢，搬到××公司去暫住，那裏的經理與我有點親戚關係，喫飯當不發生問題。候四川的款兌來了，我再到廣東來。”

“不行，不行，留下你一人，我們就先走了……”

“這有什麼關係呢？！先後不是一樣，如果不照這樣辦，將來還要大家都走不動——我們用不着拘這些小節。……”

討論的結果：W,S兩君先赴廣東。翌日傍晚，我便一個人懷着無限淒愴移到愛多亞路的××公司去‘寄人籬下’了。

初出巫峽的遊子，朋友是認識得異常之夥，雖有二三位邂逅之交，但因窮得連電車錢都沒有那還有勇氣去會他們。只有關着房門悶坐在室裏翻

一些‘味同嚼臘’的舊書，此外便是‘喫飯’‘睡覺’。有時一個人也踱到歇浦灘頭去閒眺夕陽下的海景，自從有晚上受着浪漫的情感所衝動幾乎借‘波臣’之力以解決悵惘的人生和蒼茫的前途之謎以後，感情便受了一番理智的訶責，此後就更是‘足不出戶’了——那時內在的情感正在與理智作不斷地劇烈的鬥爭啊！

我的頭生兒——角力，便在這樣一種潦倒窮途的生活環境中胚胎了。

“啊，你還在努力於文藝的創作麼？”

同鄉W君是S大學的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一天早上他來××公司訪我，在棹上無意中翻出了一冊線裝的草稿本便這樣驚奇的問。

“開玩笑，無事時亂畫幾筆而已。”

“題名定好沒有？”W君翻了幾頁便這樣問：

真有藝術的天才，頂好是繼續寫完！……”

“這樣的褒獎真使我難過。”紅潮漲上我的兩頰了“題名決定是角力。”

“角力，什麼意思呢？”

“你知道我是個唯物論的信徒，我是反對一切‘精神能支配意志’反對‘意識能支配生活’的謬論的。現在不是有許多人在爭論着戀愛問題中的‘靈’‘肉’問題嗎？在我是絕對否定靈的愛能巍然成立的，我以為愛的基礎雖不完全是‘肉’，但物質的‘肉’確是兩性之愛的唯一基礎。譬如像‘辯證法’一樣：社會之一切上層建築的‘意德沃羅基’雖能反映到下層基礎，然而唯一的社會基礎仍還是下層的經濟組織。——‘靈’的愛在某種情形下也許有成立之可能，但那必是暫時的，最後的勝利仍是歸於物質的‘肉’！……”

“這篇創作便是在這一個基點上產出的麼？”

“此外自然還有從正面去描寫內地女性之非人的生活及滑稽可笑的兩性關係，從側面去攻擊舊禮教的卑劣殘酷，指出兩性青年的神聖戀愛中所發生出的一切不幸和罪惡，都應歸舊社會制度負咎。……不過這些意思是此篇的附帶雜見，主幹的意思還是在於描寫人性中的‘靈’‘肉’兩大‘力’的角鬥——在我的意識中是‘肉’的力戰勝了！……”

“真是未來的文學家！……”

“閉你的烏嘴，不要再瞎捧了！……”

“我覺得你不必到廣東去，就在上海住學校從事於文藝方面……”W君鬚鬚引我為他的同道者了，“我們學校明年春季便召插班，你頂好就住我們的文學系！……”

“好到好，其如家庭經濟不能供給何？！……”我喟然而歎了。

“沒有什麼，我們不都是一樣麼？！我們學校的

同學大半都是窮小子，但是誰也不願去顧及明天，更說不上瞻念將來：有飯只知‘揩油’，有錢便大家挪着用，——誰還愁死了沒有人來收屍？！……”

於是我的‘到廣東去’的初念便烟消雲散了。

一禮拜後，開北青雲橋頭的一個街堂裏的亭子間內，便有一個十八歲的青年臨着窗口繼續在完成他的一篇‘處女作’的艸稿。

我兒角力，便在此時此地誕生了——那時他（角力）的娘纔十八歲呢！

一九二六年的豔陽時節，S 大學的衍當宿舍內有幾個青年在圍着看一冊用‘幻社稿紙’繕好的長篇創作。

“我來替你題字。……”遜竹君提起筆來便寫，我祇有笑。

“投到那裏去？”經權是善於戲謔。“賣幾個錢

來又夠你喫幾天……”

“這麼一個畸形小兒那裏就能夠靠它喫飯啊，祇要毛毛草草地把它撫養成人，從此不再要爲娘的操心淘力就謝天謝地了啊！……”

大家都笑了起來。

角力就此送交給幻洲的靈鳳君了。

就在這年的下季，角力的娘便被一輛黑色的囚車送往龍華監獄一共住了卅多天。出獄後數月，又夢一般地由黃浦灘頭到了黃鶴樓頭。但是我的兒却如‘滾滾長江東逝水’一樣不知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久便聽說葉靈君也入了獄。

不久又聽說幻洲的命被‘一坵之貉’的白色獠魔革掉了。

但是角力的消息仍是杳然，我斷定我的兒已

在‘葉祿母’那兒歿亡了。

這都是兩三年前的往事了；這便是我兒角力誕生的一點淒苦的小史。

駛過松花江，浮進吳淞口；北國翱翔的孤鴻又飛回海上了。

就在抵滬的這一晚上，從‘現代書局’贈我的幾期現代小說中便看見編者的一段啓事：

“本期徐活螢君的一篇‘角力’，是在三年之前就寄我（葉靈鳳）的，因了原稿太長，在好個刊物的生死中，經了許多時日，一直到今天纔有機會在這個刊物上披露。我不認識徐君。三年以來，人事滄桑，更不會再知道過徐君的消息，更不會再接過關於他這篇小說的來信。今天特借這篇稿件披露的機會，在此徵請一下：希望有朋友們寫信來告訴一些關於徐君的消息——最好的當然是徐君自己能

有信來，設若他幸而不曾……………」”

真的，“三年以來，人事滄桑，”中華黨國已換了好幾次‘朝代’，英勇的革命民衆已被殺死了百數十萬；可是我的兒却並未歿亡，即我自己也還“幸而不曾……………”。

失蹤數年的小兒，於此得了個可喜的下落。

但是，我的歡喜並不是對於‘角力’的內涵意識和外形的技巧，而僅是被一種驚奇和‘趣味’的情緒所激動——也許是還有點‘舐犢之愛’的殘餘意識吧？！

“活螢，你怎麼會著這種小說呢？！……”一個朋友帶着滿面狐疑和鄙夷的神韻詰問我，“我不相信你現在會製出這樣的作品！……這種作品不是你現在需要製造的！……”

“對的。如果這篇作品是一九二八年產出的，

那連我自己也不會相信我寫字的手！……”我坦然地答覆這位朋友的責詰，“本來是三年前的舊稿，被你生硬地認為是現在的作品，那當然無怪你要懷疑了！……”

“啊，啊！……”

親愛的讀者：如果我知道你的意識是屬於那一階級的，我便能預知你對於我這篇作品的批評是怎樣。

親愛的讀者，我掬誠以告你：三年以來，‘滄海’早已變成了‘桑田’，‘桑田’也有變成了‘滄海’，在劇烈的‘勒芬溜基亞’的澎湃和轉變之中，社會階級分化早達尖銳而且嚴格的地步。我呢，內在的意識早已被偉大的暴風雨時代予以‘奧伏赫忒’了！

因此，創造‘角力’時代的我的‘意德沃羅基’早被我自己槍斃了！

但是這篇舊作在我一生之中有重大的時代紀念，它是我初上漂泊的人生旅途時期的產物，它是我被我埋葬了的前期意識的一點骸骨，它是我對於文藝之初試的‘處女作’，現在它更將予我以繼續努力於（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文藝之創造的勇力！因此，我毅然應靈鳳君之徵而將它刊爲單行本了。

朋友們啊，

新生後的我已不是舊時的我了；

三年前的時代精神早送入荒塚，

‘角力’就是那荒塚上幾莖凋蕪的墓艸！

著者一九二八年，初冬時節，於法界榮陽廬